



笔墨思想文采

—为“千古风流人物——王为政画展”而作

□王明

在北京画院迎来55华诞之际,王为政的画作集结出版并举办个人画展,作为好友,我为这位在画院工作了近40年的老画家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政是一位学者型国画家,他不仅在人物画、动物画、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文学、历史、戏剧诸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著述颇丰。

为政最擅长人物画。新中国成立后,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指引下,画家们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人物画创作空前兴盛。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引入西方的造型观念和技术来弥补中国传统人物画写实能力的不足,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为政便是在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画家。他幼年随画家尚连璧先生学习素描,1963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附中,1968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承吴冠中、李苦禅、卫天霖等先生,中西绘画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73年进入北京画院成为专业画家,将人物画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向。这不仅是时代的选择,也缘于他对人物画创作的情有独钟。他认为“人”是造物主最成功的杰作,天下万物,“人”是最高级、最完整、最复杂、最细腻、最具个性的。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在研究“人”,用各种手段来塑造“人”。1977年,他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约,创作了中国画组画《我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其中《毛泽东与李四光》《周恩来与李四光》曾由新华社发通稿,一夜之间出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上而家喻户晓。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以革命领袖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人物画,深受人们的喜爱,奠定了他在中国画坛的地位。

在人物画的创作中,为政很好地把握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解决了造型与笔墨的矛盾。为政一直强调笔墨当随时代,他是由西画转入中国画创作,具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因此,中西融合,引入西方的造型手段来改造和发展中国人物画便自然成为他的选择。从他的人物画中,你很难找到传统的笔墨程式,但是,你却能感受到中国画独有的意境和情韵。为政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学校教育,但早年受家庭影响,比同龄人接触到更多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文学的喜爱使他从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热衷于文学创作。进入北京画院后,尽管为政将绘画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和至爱,但仍难以割舍对文学的热爱。因为他深知,画家所需要的不仅是高难度的技巧,还需要思想和文采。他不愿意做一个“匠人”,也不能容忍作品的苍白、肤浅和平庸。正因为注重文化积淀,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开拓了胸襟与眼界,使他创作历史人物画时得心应手,也使他的作品饱含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读为政的画,你能感受到画里画外特有的文化气息和思想内涵。更为难得的是,为政擅作旧体诗词,他常在画作上题写自己创作的诗作。这在当今的画家中已极为罕见。

为政将人物画创作当作学术研究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他投入到“近现代文化精英肖像系列”的创作,先后画了聂耳、巴金、王国维、弘一法师、冰心、曹禺、荒煤、于右任、齐白石、李苦禅、吴冠中……创作过程便是他与这些人类精英对话的过程,从他们身上不断汲取思想精髓和人文内涵,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修养,也升华了画的境界。

为政并不局限于人物画的创作,他在动物画、山水画方面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小熊猫为代表的动物画,用灵动活泼的笔墨表现出这些小生灵的活力。他的山水画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勾、皴、点、染,注意光影与色彩的表现,既引入西方的优秀技法,又具有浓郁的东方情韵,有些作品虽用色浓烈夺目,却给人以纤尘不染、静谧幽邃之感,似一方远离尘世喧嚣的净土,让观画者的心灵得以涤荡。

石涛曾说:“笔墨当随时代”,为政和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画家们一起为中国画的改革作出了贡献,开创了新的笔墨语言。今天,面对西方现代思潮的猛烈冲击,他在创新的同时,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传承着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内涵和灵魂。

新作点评

《运河谣》:运河的人生漂泊与道德承载

□于 平

观看歌剧《运河谣》,最深刻的印象是由女声歌手组成的结构框架——忆及每场大幕拉开的情景,耳旁就传来“我们是运河的流水”那时急时缓、忽抑忽扬,边行边吟的歌声。运河是《运河谣》的见证者和传扬者,它见证着南来北往的人生漂泊也传扬着寒来暑往的道德承载。当“运河的流水”流水般地逝去,水红莲的形象却在脑海中砥柱般地升起。尽管《运河谣》的故事围绕着水红莲、秦啸生、关砚砚、张水鹅的或慕恋、或悲悯、或觊觎、或愤懑的人生际遇来展开,但我却总认为《运河谣》在本质上是一曲“红莲赞”——是水红莲真情实意、豪气爽性、慧心灵智、侠肝义胆的讴歌与礼赞。

编剧为水红莲设定的身份是“唱曲艺人”,她的人生漂泊起因是“逃婚”(不愿纳为人妾)。可惜的是,“唱曲艺人”之于水红莲只是一个先在的设定,她应该有机缘唱曲亮艺,这既有助于她本性人格的华彩也有助于歌剧的色彩。想想歌仙刘三姐就能明白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唱曲”的缺失,水红莲一亮相便是大义凛然,一开口便是“一条运河千年久,涛声桨影岁月流,几多英雄从此出,青山夕照水悠悠”。这当然也强化了水红莲的义骨侠风。另一位步入漂泊人生的叫秦啸生,这位书生因“拒捕”而漂泊。秦啸生和水红莲的结伴应了那句老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过同是“漂泊”,水红莲想的是“人人运河龙入海,来去自在无踪迹”,秦啸生则是“装成水手上京城……告倒贪渎祸殃虫”。一个逃婚觅机缘,一个拒捕求伸张,这种个性化定位和关系扭结,使我们充满着“戏剧性”的期待,充满着行动的渴望、性格的成长、冲突的蓄积和生命的悟透。

两个同是“天涯沦落”的漂泊者搭上了张水鹅的客货船,可以预见的故事不外乎张水鹅对水红莲的垂涎并由此而起对秦啸生的刁难。但谁知人生风云莫测,旅途多有坎坷,冒名顶替的水手秦啸生却偏偏弄假成真,被曾遭遗弃的关砚砚当成了自己的负心郎。虽然这一支横生的“插曲”巧合得令人意外,但却是丰满水红莲性格内涵十分重要的一笔。无惧于张水鹅恶阴毒恶的水红莲,却纠结于孤苦悲凉的关砚砚,这使得她的心路历程更增添了坎坷曲折。清人李渔的《闲情偶寄》说到编剧,主张“立主脑,减头绪”,但关砚砚的“横插一杠”非关“增头绪”而是支撑该剧的“立主脑”之举。也就是说,这“一杠”让水红莲与秦啸生的北上“漂泊”少了些“飘逸”多了些“飘

荡”,这“一杠”使得秦啸生的“状告贪渎”和水红莲的“自主人生”退隐为故事的背景,这“一杠”在秦啸生、水红莲和关砚砚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命运关联和人生扶持。于是,在若隐若现的“我们是运河的流水”声中,我们清晰地聆听着“命运”的叩问:“我是一叶浮萍,我是一片落英,浮萍任由流水,落英任西风,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这一“叩问”是秦啸生、水红莲、关砚砚共同的心声,只是在共同的“命运叩问”中寄寓着不同的人生愿景。在回味剧作的构思时,我们可以看到作家设定的贯穿行动是秦啸生的“登九重,告御状”。水红莲和关砚砚的先后加入,构成那一“贯穿行动”的催促力量和拖拽力量,使“贯穿行动”在延宕中展开,展开的行动丰富了“贯穿行动”的内涵也曲折着“贯穿行动”的进程。推向高潮的一笔虽说是水红莲“烧船示警”且“跟着烈焰激流”而去,但关砚砚劝说秦啸生“莫辜负红莲的良苦用心”却是更为精彩的收煞之笔——关砚砚由“拖拽”向“促进”的力量转换,深化了剧情也升华了人性。

我十分喜欢自红莲烧船、啸生蹚河直至关砚砚的三段独唱。水红莲的“我要跟着烈焰激流走了……我为你千死千生,九泉下也痴心不改”;秦啸生的“一生的向往,一生的爱恋,成了满河的残片……只剩下河水长流泪,只剩下凄凉啼杜鹃”;关砚砚的“你听河水奔腾,那是红莲在呼唤

你……她香魂一缕长相伴,与我们一路同行……”此时,当你再度听到女声歌队“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怎能不百感交集,万绪盘桓。在这样一个情节紧凑、情意贯穿、情思交织的场景中,我总觉得歌剧对秦啸生借用李小管身份的交代不必过于铺张,在对白的言说或歌唱的忆叙中点到即可;我还觉得将情节的推动力过于倚重张水鹅对秦啸生的“加害”,也显得情节驱动力与性格生力的某种游离……

或许正是在这时,我们才会去想编剧其实是在“歌剧”的特定形态中“戴着镣铐跳舞”的。关砚砚在“贯穿行动”中的“横插一杠”,恐怕不只是为了丰富和曲折水红莲、秦啸生的人生际遇,而且也是为了丰富和充实歌剧叙述的声部配置。此时我们也当然想起了歌剧的曲作者印青,我甚至认为歌剧《运河谣》最令我满意的地方不是剧情而是歌吟。那些朗朗上口、盈盈入耳、娓娓萦怀、久久驻心的唱段似乎“不见出处”但又“饱蕴地气”,几乎每一曲都有“行云流水”之感和“笼烟拂柳”之态。尽管黄维若、董妮的歌词也不失新意和辞彩,但总觉得还需推敲才配得上印青的音乐。就歌喉而言,分别饰演秦啸生、水红莲、关砚砚的王宏伟、雷佳和王莉自然都属上乘;但就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戏剧情境的应对来说,雷佳的表演显得更为妥帖也更为动人。这或许也是让我产生“红莲赞”联想的原因之一。



争 鸣

民族歌剧在“唱”上还要下功夫

□紫 英

沛的情感倾注于演唱,产生了动人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B组的王喆、王泽南、金婷婷表现出了自身的劣势。

王红莲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部唱段,而且人物的性格更是神气活现;

秦啸生与关砚砚的声音造型更加“角色化”与“歌剧化”。

两组惟一反派角色张水鹅的饰演者,青年男中音歌唱家孙砾和王鹤翔,将一出场就一副嘴脸的人物,

塑造得活灵活现。在新生代歌剧表演者中,孙砾艺术实践机会相对多一些,在两组8位演员中,他的歌剧

角色经历和经验最多。全剧几段三

重唱、四重唱,邪恶与正义争锋较

量,“运河蛟”强大的“气场”、嚣张的

气焰不容小觑,这个“单薄”的角色

给人留下了丰满的形象。

部歌剧光有几段好听的咏叹

调还远远不够。全剧有几段男声合

唱与混声合唱写得非常出彩,如第一

场合唱秦啸生的“官兵”、追捕水

红莲的“家丁”的合唱,音乐形象相

当性格化、人物化;第二场的“纤夫曲”,第三场的“过闸口”的合唱充满内在的戏剧性与张力感,非常震撼。而且,印青在器乐部分的写作功力也有新的突破与超越,那些刻画人物心理状态、渲染激烈矛盾冲突、营造舞台环境气氛的音乐,听觉效果极富冲击力,高潮迭进激动人心。

遗憾的是,《运河谣》里的重唱段落都不是太理想,数量足实而质量较差。只凭现场听过两遍演出,笔者还有些拿不准,到底是一度还是二度创作出了问题?很可能,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舞台呈现则更重一些。大多数“民族唱法”演员,平日缺乏必要的重唱,尤其是歌剧化重唱的训练与实践。如第三场水红莲、秦啸生、关砚砚三个男女“在三个空间”里的三重唱《我是一叶浮萍》;第四场水红莲、秦啸生、关砚砚、张水鹅的四重唱,“张水鹅太狠毒”、“到头来逃不出魔掌”、“老天爷不长眼啊”、“天堂有路你不走”……感觉是“剪不断,理还乱”。笔者所见A组秦啸生的扮演者,这几段有几处张不开嘴、发不出声,深陷“尴尬”境地无力自拔。众所周知,在歌剧的二、三、四重唱中,若音高不准或声部残缺,听觉效果必然文辞含糊,音乐零散,音响怪异,又怎一个“乱”字了得。

百老汇喜剧经典《古怪的一对》将登国家大剧院

由河北省话剧院制作、全部角色由外国演员担纲的百老汇喜剧经典《古怪的一对》将于7月25至26日首登国家大剧院。

《古怪的一对》讲述的是奥斯卡和菲利克斯的故事。这是一对爱好秉性都截然相反的男人:菲利克斯做事一丝不苟、有些神经质和洁癖,而奥斯卡正好完全相反,是一个邋遢、生活毫无秩序的人。当这一对都经历了离婚的男人不得不住在同一所公寓里,会发生什么?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断。每周六的晚上,奥斯卡和菲利克斯以及温尼、穆瑞、罗伊、斯彼德这几个有着深厚友谊的朋友都会聚在一起打扑克。今晚这个牌局,懒散邋遢的奥斯卡和他精神高度紧张的牌友在楼上两个离了婚的英国姐妹的帮助下,正在竭力修复他的朋友——苛刻洁癖的菲利克斯受伤的心。两个刚刚离婚的中年男人不断走进对方的生活,内心深处所爆发的不可思议的情感瞬间,引起了种种滑稽可笑的荒唐和幽默。

《古怪的一对》自1965年在美国百老汇普利茅斯剧场首演,至1967年6月2日止,共演出了966场,获得了托尼戏剧最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等。首演以后,又多次复排。1968年《古怪的一对》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在1970至1975年又被翻拍成颇受大众欢迎的电视剧。该剧由北京人艺导演顾威执导,剧本翻译吴朱红。

(体 华)



中国儿艺上演《青蛙王子》

中国儿艺根据格林童话改编的儿童剧《青蛙王子》7月7日至15日在中国儿艺假日经典小剧场演出,这是继《伊索寓言》和《小王子》之后,中国儿艺“假日经典小剧场世界经典童话年”的第三部作品。该剧由慕星改编,唐宇导演。

《青蛙王子》是格林童话中的第一个故事,自问世以来,已有超过百种语言的译本,它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童话改编题材之一。中国儿艺此次改编的《青蛙王子》,仍然以原著中小公主丢失金球、青蛙王子找回金球为线索,但将重心放在寻找“朋友”和“幸福”上,用“青蛙王子”的故事来感动“小公主”和台下的孩子们,让他们懂得究竟什么是“朋友”。慕星说:“《青蛙王子》会告诉我们:只要真心对待朋友,青蛙也会变成王子;如果不关心、不爱护朋友,王子也许还不如一只青蛙。”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共同主办的“海上风韵——上海文化全国行”系列演出。7月7日至12日在北京各大戏院亮相。作为此行的首场演出,大型新编现代沪剧《董梅卿》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献演。《董梅卿》是上海沪剧院200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原创的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历史风云的大型沪剧,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该剧进行了重新修改,突出了辛亥革命的主题意义。该剧以一个老上海滩“乱世佳人”的生动故事和独特视角,重新观照百年风云激荡的辛亥革命,将宏大悲壮的革命精神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图。全剧赏心悦目、感人肺腑、唯美大气,创演以来场场满座,至今已演出了100多场,观众超过10万人次,赢得了观众的高度好评。

该剧由剧作家赵南生编剧,导演陈薪伊执导,沪剧表演艺术家、上海沪剧院院长、“梅花奖”获奖者茅善玉领衔主演,国家一级演员朱俭、凌月刚联合主演。(艺 文)

潮剧首登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

潮剧,又名潮州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十大剧种之一,流传于粤东、闽南和东南亚一带,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有“南国奇葩”的美誉。作为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样式,潮剧优美动听、清婉低回的唱腔,生动形象、意趣盎然的语言,以及庄重典雅、韵味丰富的演出形式,深受当地观众喜爱。如何让北方观众感受潮剧的艺术魅力,让更多人欣赏到正宗的潮剧演出,7月8日,潮剧首登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潮剧《曹营恋歌》的主创人员以讲述、表演、互动的形式,向首都观众展示了潮剧的表演特色

和文化内涵,以此拉开了潮剧晋京展演的帷幕。

活动现场,导演吴兹明简要介绍了潮剧《曹营恋歌》的创作情况。编剧郭克贵用生动诙谐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潮剧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特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代表性传承人、演员郑舜英现场演绎潮剧《曹营恋歌》经典唱段《大风歌》。潮州市潮剧团团长、演员陈潮钦即兴表演了潮剧《齐王点将》唱段《昔年威风今又在》,并向现场观众传授潮剧的“扇功”。据悉,应国家大剧院的邀请,潮州市潮剧团将于7月18日献演新编古装潮剧《曹营恋歌》。(徐 健)